

玄
幻
武
俠

亂
世
猎
人

貳

龍人著

亂世
神人

玄
幻
武
俠

貳

龍人著

内 容 简 介

北魏末年，一位自幼与兽为伍的少年，凭其武功与智慧崛起江湖，他虽无志于天下，却被乱世的激流一次次推向生死的边缘，从而也使他深明乱世的真谛——狩猎与被猎。他发挥自己狐般的智慧、鹰的犀利、豹的敏捷，周旋于天下各大势力之间。在一次偶获佛道奇珍“圣舍利”后，凭其机缘运数，突破武学与智慧的极限，终成乱世之中真正的猎人，而使整个武林以至天下的局势运行于掌中……

目 录

第 一 章	静湖逢娇-----	1
第 二 章	逢缘再生-----	17
第 三 章	绝剑复苏-----	31
第 四 章	灭族之灾-----	50
第 五 章	哑剑黄海-----	65
第 六 章	屠虎风云-----	80
第 七 章	刀道神话-----	97
第 八 章	剑啸雪原-----	112
第 九 章	不悟佛心-----	127
第 十 章	天道传说-----	143
第十一章	太后追情-----	158
第十二章	套中藏套-----	173
第十三章	禅学天回-----	189

目 录

第十四章	碑前誓言	205
第十五章	雪战漠野	222
第十六章	怒剑残敌	239
第十七章	沉沙剑影	255
第十八章	化敌为友	271
第十九章	初逢强敌	286
第二十章	风荡荒野	303
第二十一章	兵临长街	319
第二十二章	敌暗我明	335
第二十三章	引魔入伏	352
第二十四章	柳塔传说	367
第二十五章	军中魔隐	383
第二十六章	战场神话	398

第一章 静湖逢娇

当鲜于修文、鲜于修礼等人可以视物之时，蔡风的身子已经长长地拔起，像是一只钻天的云雀，轻啸一声向河畔飞扑而去。

谁也想不到蔡风竟会如此刁滑，更让鲜于修礼不解的却是蔡风并没有拿出圣舍利解毒，那他为什么不怕“千秋冰寒瘴”呢？不过事实并不容他们怀疑，蔡风不仅跑了，而且还让他们三人吃了大亏，只凭这一点，便让他们想不通。他们并不知道，若是蔡风没受伤的话，只怕此刻，他们之中的三个人，至少有两个会受伤，而且还不会轻，那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大意了，高手的剑下绝不容人有丝毫大意和马虎。

蔡风心中也在暗叫可惜，刚才那一剑若非是牵动了伤势，就根本不用改招去击鲜于战胜的膝关节，而且是在未能认清曲泉和阴谷二穴的情况之下，还得冒险由鲜于修礼脚下滚过去，幸亏鲜于修礼并未以脚踢，否则的话就变成极为不好玩的一件事了。

鲜于修礼这时也明白，刚才那不知面目的暗器竟是蔡风自己的身子，不由得后悔刚才抽身而起，不过他并没有丧气，一声暴吼，若一声惊雷一般，震得蔡风真气一浊，险些由空中坠下，不过，一口气也只不过才冲出两丈远而已。

蔡风心中暗骇，鲜于修礼的功力之高，更让蔡风惊的却是背后一道凌厉的劲风，也不知道是什么武器，并未及体，便已经有刺体的气劲游入蔡风的体内。

“当！”蔡风反手一刀，那小刀刚好斩在背后攻来的武器之上，蔡风只觉得一股强大的气劲由刀传入手中，由手上传入心中，竟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身子却一缩，像一只球一般向河边滚去。

鲜于修文也一声狂吼，手中的长枪，便像是一支劲箭一般向蔡风的背后击到，想来是恨极蔡风以暗刀刺穿他的手掌，是以这一枪又猛又狠，这一枪

的速度更是厉害得可怕，像是一条狂龙在虚空之中狂啸，逐着蔡风的身体划破夜空。

蔡风被鲜于修礼那怪兵器隔空一击，已经伤上加伤，哪里还敢再硬接这一枪，只得再次一长身跃空而起，却刚好跃到河面的上空。

那根长枪呼啸着从脚底穿过，但蔡风的脸色却微变，因为他看到一条小船。

一条小船，对于蔡风来说已经极为要命了，无论怎样的水性，都不可能会有小船的水性好，若是让鲜于修礼坐小船在河中追寻他，大概是并没有多大的活命机会。

“呀！”蔡风一声低嘶，手中的钩索电火般抓住小船之舷，便在身子快要落水的一刹那，身子一阵横移，跃上小船。

鲜于修礼诸人似乎没想到蔡风竟会玩这样一手，不由得全都怒吼着向蔡风扑到，而在此时，蔡风便看清了鲜于修礼的兵器。

那是一只精铜打制而成的手，而这只手竟可以突然从数丈的空间像向蔡风击来。

蔡风的嘴角露出苦涩而又冷静的笑意，眼睛在刹那之间竟像是暗夜里的星星一般明亮，那种冰寒而果决的萧瑟意境竟使鲜于修礼心底涌起一阵寒意，很没来由的寒意。

“当——”蔡风挡住这只铜手的依然是那柄短刀，不同的是，蔡风这一次连晃都不曾晃动一下。

鲜于修礼立刻感觉到一丝并不好的兆头，但在他还未曾有反应的时候，蔡风竟在“轰——”的一声巨响之下，猛地再喷出一口鲜血。

蔡风脸色一片苍白，身形微微晃了一晃，一声惨笑，向河中倒仰而下。

鲜于修礼和鲜于修文等三人都禁不住一声惊呼，当他赶到河边之时，只听到“扑通”一声闷响，蔡风已完全沉入水中。

“船被那小子震穿了。”鲜于战胜一声惊吼，跃上正在灌水的船恼恨地道。

鲜于修礼从舱中拾起一支火把点燃，只看得到河水之上，那片血红犹未流走，一串波纹由大变小，渐渐内收，淡成细小的浪花随波而去。

“这小子由水底潜走了，怎么办？”鲜于修文捂着流血的手惊疑地问道。

“圣舍利一定在他的身上。”鲜于修礼肯定地道。

“但是现在船破了，怎么去找他？”鲜于战胜忍不住问道。

鲜于修礼不禁叹了口气道：“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可怕，幸亏他身上的重伤并没有好，否则，恐怕今日受伤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了。”

“这小子确实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可怕的，而且又这么年轻，我们不能让他活着返回武安，否则的话，若是惹来了蔡伤，我们可难以对付了。”鲜于战胜脸色极为不自然地地道。

“可怕的并不是蔡伤，他已经十数年都未曾出过刀，早已经修心养性了，可怕的是这小子的师父，很有可能是当年‘哑剑’黄海，而他师叔葛荣更是朋友满天下，武功高绝，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鲜于修礼神色也极为不自然地地道，望着悠悠的流水不禁叹了口气。

“‘哑剑’黄海！”鲜于修文忍不住惊呼道。

“不错，否则我们怎会对这小子如此费口舌，若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早就对他动武了，惟有这个小子是咱们惹不起的。”鲜于修礼吸了口气道。

“那我们便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了。”鲜于战胜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地道。

“但这条小船已经不能用了，便是修好，只怕也要到天亮之时，那还只能勉强渡啊，无法追人。”鲜于修礼望了望渐渐沉入水中的小船叹道，同时纵身跃上河岸。

鲜于修文和鲜于战胜没办法，也只好同时跳上岸来，望着缓缓流动的船和渐渐沉下去的水竟发起呆来。

也的确，江湖之中，无论是蔡伤、黄海、葛荣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足以引起一阵腥风血雨。黄海当年只剑走天下，几乎战遍南北所有高手，却没有败绩，能在他手中活命的人都少得可怜，可后来突然销声匿迹，有人怀疑他是败给北魏第一刀蔡伤了。蔡伤能有北魏第一刀的称号并非偶然，二十多年来，都没有敢想比他的刀法更可怕，一柄沥血刀几可天下无敌，连南朝梁国的所有高手都心甘情愿，当年有韦虎之称的梁朝一代猛将，韦睿那种高绝超凡的武功都不得不承认，蔡伤的刀法不是他所能比的，而从蔡风的剑法中，可以看出正是当年“哑剑”黄海的路子，便证明黄海的确可能是被蔡伤收服。由此可见，蔡伤的武功之可怕，普天之下可能只有尔朱荣可以与之相匹，只是这两个人似乎是代表着天下两个武功的极端、巅峰，从来都未曾交手过，也无法分出谁胜谁负，不过想要尔朱荣相助，那几乎不可能。而另

一个葛荣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惊天之举，惟有当年曾败过大梁第一勇士郑伯禽之外，几乎无什么创举，但鲜于战胜却很清楚郑伯禽的弟子冉长江的武功，冉长江已可与他战成平手，而听说冉长江的师兄彭连虎武功比冉长江又高出几许，可以想象郑伯禽武功有多么厉害，而葛荣有多么可怕。葛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几乎天下无处不在，几乎包括了各行各业，与葛荣为敌，便等于是与天下各路豪杰为敌，因此，三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没有人会想不到那些可怕后果。

△△△

△△△

△△△

高欢诸人很大方地向一个淡茶色的帐幕走过去。

“站住，你是哪个营的？有什么事？”那两名立在帐口的守卫沉声问道。

高欢很自然地踏上两步，淡然道：“奉赵将军之令来请宇文将军去商量军机，敌人似又有异动，将军临时改变战略。”

“可有将军手谕？”那两人紧盯着高欢漠然问道。

高欢伸手入怀，掏了一下，才缓缓拿出一块紫佩，招了一下道：“这是将军的令牌，看看可有错！”

昏暗的篝火下，那两个人不疑有他，不由得靠近高欢，抬眼细看，而在这时，他们却嗅到了一缕淡淡的甜香，不由得一惊。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高欢的手与彭乐的手已经闪电地捂住了他们的口，两人只是软软地倒入高欢和彭乐的怀中。

高欢迅速打了个眼神，达奚武与彭城尚很大方地掀帘而入，装作极为恭敬地对那纱帐中道：“将军，赵将军请您去商讨军机，敌人以火烧山，赵将军想……”

张亮身形却若一只灵燕一般向一道紫色帘幕后冲去，手中的长剑在刹那间竟洒成千万点雨点，达寿春也在同一刻冲了出去。

“叮叮……”一串暴响，那紫色的帘幕刹那间竟被绞成粉碎。

还未来得及穿全衣服的宇文定山一声闷哼，显然是吃了点小亏，不过却能同时抵住两人的攻击的不简单。

达奚武诸人立刻知道刚才的话中出了毛病，再也不犹豫，像是两只发疯

的猛豹，飞扑而上。

“你们是谁？”宇文定山怒吼道。

“催命阎王！”达奚武手中竟不停地攻击。

宇文定山眼中闪出一丝骇异，因为眼前的几个人，每一个武功都似乎是那般可怕。

“当——”宇文定山的身体像足球一般向帐外撞去。

“扑”的一声闷响，竟让他撞开帐幕。

张亮心中暗呼不妙，可是他还没想完，宇文定山竟一声惨呼，“啪嗒……”一声飞了回来，高欢、于景和彭乐很优雅地从破洞中走了进来，而彭城尚、达寿春毫不犹豫地挥刀在宇文定山还未从刚才痛苦中回过神来时，人头便已应手而落，甚至连半声惨叫都没有，只是那狂喷的鲜血很自然地染红了地面。

“走！”高欢沉着地道。

“有刺……”“呀！呀！”外面两位侍卫还未曾喊完整，便已经被劲弩射穿。

“快走——”高欢掀起一块布将地上的人头一裹，飞跃而出，一看见四面都有人涌到，不由得立刻甩出一支火箭，将一边火盆中的油一洒而出。

火苗“呼”地一下蹿了上来，将几个营帐全都烧了起来。

高欢转身向营帐密集的地方跑去。

“抓刺客——”一声高呼划破夜空的宁静，不过这三个字却是从高欢的口中喊出来的，彭乐诸人也同时附和，那些士兵正从睡梦中惊醒，抓了兵刃就冲了出来，昏头昏脑之中竟根本分不出谁是刺客。谁不是刺客，何况高欢正在喊抓刺客，又穿着自己人的衣服，而另一头被大火扰得并不怎么安宁。

“刺客在哪里？”有人问道。

“在宇文将军的帐幕那边。”高欢一指火头涌起的地方。

张亮一声高呼，道：“走哇兄弟们，咱们去抓刺客！”说着竟带着向回跑去，那些刚从帐幕中钻出来的人都正稀里糊涂的，见有人如此一呼，自然都跟在张亮身后跑，也不管是对是错，反正那几个营起了火没错。

张亮装作脚一拐，一声闷哼，弯下身子，那些人都从他身边冲了过去。

而从另一头追来的人见这么多的兵士涌来，不由得呼道：“看见刺客没有？”

张亮躲在人群中呼道：“向北跑了！”他身边的人还没注意，便已有几人稀里糊涂地跟着张亮之后问道：“你们看见了刺客没有？”一时把所有的人全都弄糊涂了，张亮的身影却已融入了黑夜之中。

“刚才谁喊刺客向北跑了？”一个洪浑而微带愤怒的声音问道。

那些人不由得扭头四处寻找，却哪里还找得到张亮的身影，不由得茫然呼道：“不知道。”

“一群饭桶，还不给我快追！”那人一声怒喝道。

那些刚由睡梦中惊醒的士兵，这时才省悟是上了当受了骗，不由得向高欢消失的方向追去，一下子把敌营里的秩序全都弄乱。

△△△

△△△

△△△

“哗”的一声水响。

蔡风忍不住探出头来，深深吸了口气，四肢几乎都有些麻木，只好仰浮在水面之上，只露出鼻子、眼睛和半张嘴，手臂很轻缓地划动着水，使身体不至于沉入水中，这才顺水缓缓向对岸靠去。

整个身心的确是疲惫不堪，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般，刚才鲜于修礼那两下子重击的确让他伤得很重。两重伤加起来，几乎是快虚脱了，若非凭野兽般坚强的意志，恐怕刚才已沉入河底了，眼下几乎已无力再行潜游了，只好仰浮着慢慢地靠近对岸了。天知道会落到对岸上的什么地方，不过，蔡风并不想去动脑筋，能活下去总比死要好，活着总还有希望，而死了却什么也没有，因此，在蔡风的心底仍有一分庆幸，一丝欣慰。

“哗！”蔡风听到一股异样的水响，不由得微微一惊，微微一扭头，却见一只大船由河心行过，灯火将河心之水映得鳞光闪闪，配上那大船之上的安详而恬静的气氛，不禁让蔡风心中多添了几分孤独和凄凉，但蔡风的心中又升起了一丝希望。

因为那船头挂的旗面上写着个大字“刘”，应该是广灵孤独家船只，绝对不会与破六韩拔陵一道，至少这一点可以有个保证，不由得聚力向大船潜去。（注：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孤独氏为刘氏）

再一次破出水面的时候，已经到了大船之侧，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抽出短刀，轻轻地插入船身。

船体极厚，短刺入四寸犹未曾刺穿，只这么深，已经足够蔡风将身子附在船身了，如此一来，蔡风根本就不需要出力，便可很轻快地随大船而行了。蔡风总得离开，否则若被船上之人发现便不好说了，不过，蔡风却想借这一段时间恢复一些体力，到时候，便有力量游过河对岸，只是河水那种冰凉的感觉极为难熬。

△△△

△△△

△△△

高欢诸人一路由敌营疾行，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哪里去仔细分辨这一队突如其来“战友”。

高欢诸人专避开那些小别将，一路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谁也不曾注意他手中的那带血的包裹，在黑暗之中，几人迅速向山下潜去，张亮也迅速追了上来。

高欢忍不住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赞赏地笑了笑：“真有你的！”

张亮也不禁微微笑了笑，道：“这点算不了什么，只是刚才高兄的那一脚才真是过瘾呢。”

高欢也不由得笑了笑，露出一丝战友才有的真诚微笑。

“灭魏无敌！”一声低喝由暗处传了过来，让高欢诸人不由得微微一怔，高欢却极为自然出声道：“拔陵盖世！”

达奚武才微微吁了一口气，因为那黑暗之中再也没出声，几个人很迅速地向山陵之下逸去。

山顶依然热闹非凡，不过似乎已经有人发现高欢诸人的逃逸，一片呼喊追着追向山陵之下。

高欢回头淡淡地笑了笑，眼中却是极为轻蔑的神情，因为他的面前已冲来了一队人马，却是早已潜在附近的另一队速攻营兄弟，早已为他准备好了马匹接应他们，每匹马蹄之上全都以厚厚的棉布包好，以致蹄声极微。

“上马！”一名魁梧的大汉面色之中微带喜色地呼道。

“解律兄可曾下山？”高欢沉声问道。

“你们先回城，他们由我接应，放心好了。”那汉子自信地道。

彭乐扭头望了高欢一眼，决然道：“走吧！”

高欢只好点了点头纵身上马背。

△△△

△△△

△△△

一阵极为优雅的琴声将蔡风从静思之中惊醒了过来。

琴声正是来自船上，那种轻缓缠绵幽怨的旋律便若风中飘落的秋叶，让人有一种来自心底的深深慨叹，不像是一片浮于冰上的小叶，在微浪之中轻摇，翻转，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蔡风不由得心中讶然，却没有想到如此深夜船上之人犹未曾休息，仍有如此雅兴奏上一曲，虽然他并不会弹琴，对音律却并非不懂，至少欣赏能力仍不错。

琴音奏至低徊之处，突然一转，却是《广陵散》之调，那种黯然低徊的乐调，一下却若插上了翅膀飞上了云霄，在高山白云之间悠然翔舞，蔡风不禁听得痴了，整个心神竟全都融入这美好的音律之中，完全忘了自己身在哪儿，甚至忘了自己的存在，忘了危险的存在。天地之间只有这样和而悠扬的乐调，便像是陶醉在一群仙子在云端轻柔的舞姿里一般。

突然，琴声调再改，《广陵散》上半阙并未弹完调子又落入一种暗愁浓如水的音谷。

蔡风也不由得心中暗叹，从那曲子中抽回思绪，知道调琴之人正是被情所乱，以至无法将这《广陵散》上半阙那轻快的调子奏完。只因为调琴者心中那份郁抑情绪太浓，不能将思想完全投入曲子之中，本想借那轻快的曲调解除那郁抑的心情，却不想竟使心情更坏。

想到此，蔡风竟也涌起了深切无比的感受，不禁冲口吟道：“世情盼得扰清梦，寒窗微掩暗销魂，秋叶红透终须坠，夜半弦惊落魄人，问世间，情为何物……”

“什么人？”一声闷喝由船上传来。

蔡风一惊，这才记起自己是在别人的船下，根本就见不得光，不过这一刻却似乎根本就没有机会躲，不由得硬着头皮应道：“船上可是广灵刘家世子吗？落难之人黄春风深夜打扰，还请见谅了。”

船舷之上立刻点起了数支火把，数人探头下望，刚好见到蔡风那苦苦的一笑。

“把他拉上来！”一个极为冷峻的声音响起。

蔡风心中暗叹，知道今日可能有戏看了，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抓住那根垂下的绳子，吃力地抓住，由船上之人拉了上去，一副落汤鸡的惨样子，加上身上所挂的剑及胸前腰际的数道仍在渗着血水的伤口，更衬得无比凄惨，大弓和背上的箭壶已在水中丢去，那样对身体的阻力便小了很多，在灯光下，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这才发现，夜竟然如此寒冷，脸色也苍白得吓人。

船上所有的人都不由得有些呆住了，却不想拉起来的却是如此一位少年，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丝讶异和怜惜。

“你叫黄春风？”一个极为威武的青年排开众人，若山岳般地立在蔡风的身前淡然问道。

蔡风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有些痛苦之色地点了点头。

“你在我的船下呆了多久？”那青年冷冷地问道，目光如刀地盯着蔡风的身上。

“我是闻琴而至，还请公子勿怪！”蔡风忙解释道，心中却在暗自盘算如何去对付这冷冷的家伙。

“哦，你到底是什么人？深夜独游河中，又有何意图？”那年轻人毫无怜惜地问道。

“我是崔暹将军速攻营的亲卫，只因昨夜自道之战与将军走散，这一路被破六韩拔陵追杀，是以身不由己地被迫由河道潜匿，这才恰好惊扰了公子。”蔡风忙从腰间摘下那块紫佩递了过去，很诚恳地道，但两腿却禁不住打起哆嗦来了。

那年轻人的眼神之中这才露出一丝缓和之色，不过仍然极冷地接过紫佩，借着灯光淡淡地看了一眼，才缓缓地地点了点头，道：“嗯，果然是速攻营专用紫佩。”旋又道：“你受的伤很重？”

“公子洞察秋毫！”蔡风毫不否认地道。

那年轻人将紫佩还给蔡风，转对身旁的那汉子沉声道：“带他去换些干衣服。”

蔡风想不到竟会是如此结果，不由得真诚地感激道：“谢谢公子关心。”

“跟我来吧！”那人怜惜道。

蔡风并不推却地跟在那汉子身后走进了舱中。

“大家没事了，各自就位。”那年轻人冷漠地道。

蔡风跟在那汉子身后走过一段舱，迎面却走来一俏丽的小丫头，挡住那汉子，脆声道：“阿富，小姐叫你带这位公子更衣后带到客厅中去！”

那汉子一呆，扭过头来望了望蔡风，又望了那俏丽的丫头一眼，嗫嚅地有些难色地道：“这，恐怕公子会不高兴吧！”

“那你是不想听小姐的吩咐喽？”那丫头绷紧着脸，咄咄逼人地道。

“秋月姑奶奶！你便不要这样难为我了好吗？算我六福服了你！”那汉子一脸苦相地应道。

那俏丫头这才破颜一笑，似是一阵春风吹过蔡风的心头，不由得多打量了这俏丫头一眼，那俏丫头秋月也不经意地扫了蔡风那一副狼狈的样子，也不禁微微一皱眉，却只顾对那自称六福的汉子笑道：“算你识相，不过你不用担心，小姐自会为你说话，瞧把你吓的。”

六福“嘿嘿”一笑道：“谁不知我金六福老实，怎经得姑奶奶你一阵吓唬！”

“嗤——”秋月不由得笑骂道：“快去带他更衣吧，谁有闲情听你这自吹自擂，还敢贬我，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金六福“嘿嘿”一笑，再也不说话，转身便带着蔡风向更衣室走去。

△△△

△△△

△△△

蔡风用热水稍稍地擦洗了一下身子，寒意消去了不少，不过却穿了一身仆人的衣服，脸色并未因为热气的熏蒸而发红，依然苍白得可怕，不过腰间、小腹和胸口的伤口却是稍稍包了一下，因为怕血水染红了衣衫。

将蔡风带到一个极为雅致的客厅之中时，蔡风几乎有一种虚脱的感觉，疲倦欲死，最想做的一件事便是倒头大睡三天三夜，但此刻他却不能睡，他要见一个人，他必须见，因为他此刻是寄人篱下。

最先入蔡风眼睛的却是一张焦尾瑶琴，横架在一张极为典雅的几上，蔡风的心中不由得微微一动。

“公子请坐！”秋月斜斜地打量了蔡风一眼，眼神之中显出一丝异样地道。

蔡风望了秋月一眼，并没有推却，因为他此刻真的是想痛痛快快地休息一番。

“这是我家小姐叫我给公子准备的姜汤，以给公子解解寒活活血。”秋月顺手揭开一旁早已经准备好的一碗热汤，很轻柔地道。

蔡风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没想到这从未谋面的小姐竟会如此体贴，想得如此周到。同时也明白了刚才为何秋月望向他的眼神竟如此奇怪，不禁由衷地道：“多谢贵小姐的关心，此恩，我黄春风来日定当相报。”说着并不作态地将碗中姜汤一口饮尽。

秋月不由得微微皱眉，哪想蔡风竟如此喝法，不过却也对这个粗豪的动作感到有几分兴致，不由得笑道：“看公子意犹未尽，要不要我再再去一碗？”

蔡风很自然地放下手中的碗，并没被眼前这俏丫头的嘲笑感到难堪，反而淡然一笑，嘴角牵出几丝微微痛苦之色地道：“山野粗人，吃相不好，倒让秋月姑娘见笑了。不过说实在的，这碗姜汤真是救了我的命，若秋月姑娘肯再为我打一碗来，我自然是更加感激姑娘的一片好意喽！”

秋月一愣，不想眼前这像是患了重病的少年竟会不在意她的讥讽，还反摆她一道，不禁立刻对蔡风多打量了两眼，娇笑道：“你倒很会说话哦……”

“秋月，别胡闹，没有一点姑娘家的样子，岂不叫人家见笑了。”一声若黄莺出谷般甜美的脆喝由一道帘幕之中传来，打断了秋月的话。

蔡风忙立身而起，两腿却差点没打颤，只感觉到身上便若抽空了真气一般，还要扶着小几才能站稳，目光却落在那由帘幕之中走出的人身上。

首先映入蔡风的眼睛的却是一身鹅黄色的轻裙，飘洒如云，紧紧地罩在地面上轻移的莲步，然后是一道修长而充满动感的身子和一张让蔡风打心底颤了一下的脸，最惊心动魄的反而是那充满了似水柔情的眼睛，那若水般在虚空之中流动的秋波之中似有一颗潜伏了千百年忧郁的种子，那种慵懒的风情更给人一种来自心底的震撼。

给蔡风的感觉绝不比元叶媚差，但却与元叶媚那种自然爽朗又是另一种类型，这是一种让任何人见了都想呵护的美。

“世情粉薄扰清梦，夜半弦惊落魄人，问世间情为何物？公子，后面还有吗？”那娇小得恰到好处的朱唇轻轻启开，吐出一串仙乐般美妙的声音，

将蔡风从幽思之中拉了回来。

蔡风不由得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刚才只不过是一时不知天高地厚的胡诌，倒叫小姐见笑了，这下面并没有句子，最后一句不过是一时感叹之语而已。”

“公子请坐，秋月为公子倒杯茶！”那美女优雅而温柔地道。

蔡风却有着一种极愿听从吩咐的感受，很自然地坐了下来，口中却道：“谢谢小姐的关心了。”

“公子似乎很拘束？”那美人缓缓地坐下，淡然地望了蔡风一眼，悠悠地问道。

蔡风苦涩地笑了笑，道：“的确有一些。我在想，天下可能没有人能够在我这种境况下而不拘束。”

“哦，那是为了什么呢？”那美人眼中闪过一丝讶然地问道。

“自然是因为小姐，没有任何凡人与天仙在一起面对面地坐着能够不拘束，因为这让我老觉得任何语言、任何表情、任何动作都像出了错一般。”蔡风耸耸肩苦笑道。

“是吗？”那美人不由得有些想笑地问道。

“小姐看我像是说假话的人吗？”蔡风反问道。

“或是你说的假话比较高明，我不知怎样揭穿罢了！”那美人露出了难得的一笑，便若是千万束鲜花在同一时间绽放一般，将蔡风看得呆住了。

“公子请用茶！”秋月似有深意地轻声道，却将蔡风的魂给拉了回来。

蔡风不由得干笑一声，望了望秋月眼中那不屑的眼神，心中冷了半截，却依然道：“这个世界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是谎言，命运也同样是撒谎，但只要是无法揭穿的谎言往往便只能算是实话抑或真理，小姐既然如此说，我自然不算是说谎之人喽！”

“我听六福说你伤得很重，可是我听公子的话却让人无论如何难与一重伤之人联系起来，看来公子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哦。”那美人优雅地道。

“我将人看作两部分，精神和肉体，受重伤的是我的身体，而我的精神却依然不受束缚，这也是减少痛苦的良药。我不能展翅高飞，我的思想，我的精神却可以翱翔天际，可跨越亘古，或许这只对现实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蔡风正色道。

那美人和秋月全都讶然，显然对蔡风的话很惊奇。